

创作通信：文学奥秘的探寻

金 梅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南京

(苏) 新登字 011 号

创作通信：文学奥秘的探寻

金 梅 编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08)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阜宁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199 千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7—305—01959—3/I·161

定价：13.80 元

目 录

文学作品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与宁夏作家戈悟觉的通信	1
文学创作中的感觉和理性	
——与湖南作家叶之蓁的通信	21
文学创作的现实意识与超越意识	
——与江苏作家范小青的通信	42
“小巷文学”与当代意识	
——与山东作家李小萍的通信	67
关于作家的职责与艺术价值的二度反思	
——与浙江作家叶文玲的通信	82
自然——生命感——艺术	
——与河北作家杨显惠的通信	104

“遥远的憧憬”与“超越虚无的肯定”	
——与黑龙江作家青雪的通信·····	120
小说的氛围描写	
——与内蒙古作家路远的通信·····	146
长篇小说《荣誉的十字架》对社会心态的解剖	
——与上海作家张士敏的通信·····	160
是诗情，是哲理	
——与香港作家小思的通信·····	175
关于艺术表现中的无限感	
——与天津作家贾宝泉的通信·····	192
艺术与史实的统一	
——与安徽作家石楠的通信·····	208
没有纯粹抽象的艺术形式	
——与天津作家赵玫的通信·····	221
从地域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与天津作家张少敏的通信·····	246
地域情调的追寻	
——与内蒙古作家许淇的通信·····	265
一腔浩气吁苍穹	
——与北京作家宗璞的通信·····	281
在质朴与通俗中求艺术	
——与北京作家聪聪的通信·····	298
在“人话”与“神话”之间	
——与天津作家吴若增的通信·····	311

报告文学的构思与升华

——与江西作家赵相如的通信…………… 320

报告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

——与吉林作家李玲修的通信…………… 330

后 记

文学作品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觉悟：

京华一别，不觉间，过去了二十又六年。这中间的前十多年，你我和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几次历史的曲折起伏和时代的风云变幻。虽说那曲折起伏的风云变幻，使我们有机会一步一步地加深了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其间，最令人痛惜的，莫过于时间的浪费和青春的虚掷。那十多年，正是我们这代人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年头啊！

当然，你毕竟还是我们同学中间的佼佼者。多年来，虽很少互通音讯，但每当回忆起未名湖畔的几年生活，在我的脑海中，往往凸现着你那聪颖敏捷、能文能武、广泛交游的影子。而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你在那时就已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练习，并下决心要往这方面发展。为了深入生活，拓宽视野，以实现当个小说家的愿望，在大学毕业时，你毅然

放弃了可以留在北京的机会，去边远省区宁夏工作。每想及此，我不只常为你的风发意气、宏图大志所感动，也预感和坚信着你一定会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绩，跻身于当代小说家的行列。

果然不出所料（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你的努力有了成果）。从 80 年代初开始，我陆续收到了你的三本小说集：《记者和她的故事》、《夏天的经历》和《她和她的女友》；从屏幕上，还看到过你创作的几部电视剧。每当收到你寄赠的大作（好象你还出过一本报告文学集，遗憾的是没有寄我），我总是读为快，还往往情不自禁在朋友们中间夸耀你一番。最近，我把你的几本书集中起来又仔细阅读了一遍。在阅读中，你笔下流露出来的那股浓郁的地方风味和乡土气息，尤其是那巨浪般起伏的沙漠，沙漠中的骆驼，和像骆驼一样耐劳无怨的征服者的品性，那辽阔无边的草原，草原上跃动奔驰的人马风采，……常常使我神往之至。你叙述和描绘中所用的语言，既是规范化了的美的文学语言，而又富于西部生活的节奏和韵味，这一点更使我赞叹不已。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来自水乡泽畔的南方人啊，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易的。你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本身，从总体上看，并不具备大起大落、紧张曲折的形态，但通过你的灵活调度、精心安排，写得迭宕多姿、引人入胜，使人读来津津有味，加上你那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善于从独特的生活细节中去刻画人物的言

行，这就更增添了整篇小说的引人处和耐读性。你的小说，在艺术上已呈现出了某些鲜明的个人特色，如果有意识地去保持、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特色，可以预料，你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风格独特的小说家。——我殷切地期待着。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这次，在集中阅读你的小说时，我注意得较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学作品的时代感和生命力这两者的关系？我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面，一个原因是，近年来，我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议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理论主张），认为文艺作品要具有历史的生命力，要保持永久性，就得去写“永恒的主题”，如果热中于写当前人们关心的题材和主题，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引人注目，而很难长久地流传下去。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小说，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色彩。现在，我想结合你的创作，谈谈对上述问题的一些理解。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或许是由于你长期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原因吧，在创作上，比较地注意作品的时代色彩。你小说中所描写的题材和揭示的主题，大都是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从创作思想和构思立意上可以看出，你创作那些作品，首先也是为了推进现实生活的发展。收入《记者和她的故事》一集中的十篇作品，写于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三四年间，它们集中描写了“十年动乱”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的人和事，以及左

倾思潮的深刻影响。这些作品，大都属于人们通常指称的所谓“反思时期”的“反思文学”。在那个时候，你写作这些小说，当然不是为了回顾历史而回顾历史。你是为了通过形象的描绘，向正在准备腾飞的80年代的中国人提供一种历史的教训，以期前进得更准确一些，更有效一些。或者说，你写作这些小说，是为了引导人们从历史的教训中蜕化出一种新的精神武器，把历史的包袱转变为现实的宝库。而这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是一项何等地急迫和现实性极强的工作啊。

但是，你又深深地懂得，人不能总是在历史的回顾中生活，即是为现实而回顾历史，也不能在那里停留太长的时间；人也不能仅仅从历史中寻找精神养料，过去的经验教训再丰富、再有价值，仍然不能替代为了推进现实所需要的全部精神力量，所以更要求从现实本身中去吸取新的动力。何况，现实本身也总是在提供着这种新的动力的征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职责之一，就在于敏锐地去发现这种征兆，并通过艺术的概括、集中、提炼、升华，使之发扬光大，变为人民的财富，以作为变革现实的武器。自然，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个揭示新的矛盾纠葛，抨击现实中出现的既新奇而又陈腐的思想观念的任务。我从你第二部短篇集《夏天的经历》和中篇集《她和她的女友》中，就形象地看到了这些方面。你在那一系列小说中，既以热烈的情感、富

于诗意的笔调，歌颂了那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令人感佩的成绩的普通劳动者，赞扬了他们对祖国、对事业、对人生的一片赤诚；又在执着深沉的思索中，或以浓重，或以戏谑，或以辛辣的笔调，触及了诸如怎样对待历史的教训，怎样看待人生，怎样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新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冲突。

总之，读过作品，我突出地感觉到，你是一个时代感和现实感极强的小说家。而在我看来，这对一个奉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来说，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创作品格。也是当前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的一种品格。从以往的实践和已有的成果来看，我想你今后仍会保持并提高这种品格吧！但不知你是否留意到，在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时代感和现实感的问题上，历来是有不同看法的。分歧的焦点，是在我们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即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文艺作品的时代感（或者说现实感）和生命力这两者的关系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似乎又明显起来。一些同志提出，如果要求作家去描写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的矛盾冲突，并用自己的作品去影响这些矛盾冲突的解决，这就是在重复过去文艺要配合现实生活、要为政治斗争服务一类提法的错误。这就是不懂文艺作品生命力的奥秘之所在。这些同志说，文艺作品唯有描写了“永恒的主题”，才能具备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才

能传之后世，才能永留史册。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是觉得，这种理论主张，是似是而非的。它既不符合文学史的事实，也无助于当前创作的发展。

过去的偏差是必须纠正的，因为那样做，确实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走向了概念化和公式化，其寿命之短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出文艺创作应该远离现实生活，也不能推断出唯有描写了所谓“永恒主题”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的结论，更不能以此作为创作可以放弃时代责任的借口。何谓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我看来，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不单是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更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现象。也许是固执吧，我一直不相信有那样的作品，当它问世的时候，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多少活力（客观环境的压制是另外一回事），而过了若干年之后倒鲜活起来，甚至随着时间的推延，其活力会越发增强。可以人的生命力作比，只有来自于母体，并且当其脱离母体的那一刻，就是一个活的生物时，谈得上他（她）以后的生命力问题；且不说从来就没有一种并非来自母体的生命，即来自母体，但出世的时候却是一个死胎的话，（一时的窒息可以不算），那是谁也不能赋予他（她）以活力，更谈不上以后他（她）会有什么生命力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现象亦如此。中国的《红楼梦》、外国的《复活》，是两部谁都承认有生命力的作品，但它们的生命力，不首先就表现在，作者是从其创作时的现实生活中吸

取了题材、提炼了主题吗？两位作者——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之所以要写作这两部小说，不也首先是为了变革当时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吗？就其效果而言，不也首先是在问世的当时，就显示了巨大的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当局要查禁它们吗？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要把他的诗作分抄四部，藏于四大名山呢？我想，那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作品，已在当时的社会上显示了活力，产生了影响，才使他自信地那样去做，希冀于流传后世；而他的作品，所以会有那般活力、那般影响，也是由于描绘了有唐一代，即作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的缘故。如果乐天先生的诗作，不反映当时的现实，在问世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反响（也就是没有活力），我想，聪颖如乐天者，也不会那样自作多情地把作品藏于名山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即使后人从名山中发现了他的作品，也只能作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古董供奉起来罢了。这是一。

二，何谓文学作品的“永恒的主题”呢？饮食男女、人伦道德，是最永恒的主题吧，《红楼梦》、《复活》、《长恨歌》（白居易），可以说是突出地描写了这些“永恒的主题”的作品，并依靠着这些主题而历久不衰了。然而，贾、林、薛式的爱情波澜，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式的感情纠葛，只能产生在他们生活着的那个时代；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卿卿我我，更是两个非常具体的历史人物——皇帝与妃子之间

的爱情把戏。况且，无论是曹雪芹，还是托尔斯泰或白居易，他们之所以伟大，其作品之所以有生命力，主要还不在于他们描写了那种动人的爱情故事，而在通过那些故事，揭示了整个社会的运动形态。我们还可以举出吸引了那么多读者的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这也是一部公认为描写了“永恒的主题”——爱情纠葛的作品。但这部作品之所以会有生命力，之所以伟大，主要也不是由于它写了于连与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儿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而是由于它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强烈现实感的拿破仑式的个人野心家形像。左拉就认为，《红与黑》之值得赞赏，主要原因是，从这部作品中，人们看到以拿破仑为代表的社会思潮，如何地影响了整代法国青年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所谓“永恒的”爱情故事，只是这部小说总主题的一个侧面罢了。而这个侧面之所以引人注目，所以有生命力，则是由于它紧连着总主题的缘故。再比如李后主词作中所写的那些感情纠葛，也是历来被人视作文艺作品应该描写的那种“永恒的主题”。然而，这位失败的君主，如果他的词作不能反映出当时人的亡国之恨，恐怕后人也不会慷慨地给予它那么多的“生命力”了。

三，再伟大的作家也一样，他不可能真正写出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人们所能感到兴趣的问题，因为他无法预料到，那时的人和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情景。他只能从自己所处的或已经生活过的环境中去吸取题材、提炼主题。他只是能够摆脱就事论事的局限，从历史的行进中去观察生活，判断生活，因而对生活的认识，要比一般平常的作家深邃一些，对生活的概括和开掘，要比一般平常的作家广阔一些和超越一些。就是这种深邃、广阔和超越，才使他的作品，在历史的延续中具备了一种较为长久的生命力。

四，犹如前面所说，艺术生命力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社会现象，因此，我又以为，不能把它弄得玄而又玄、高深莫测，更不能把它抽象化和非历史化。是的，伟大的作品，确实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它的生命力不可能永远保持在同一个强度上，更不可能越往后来，就越发强烈。任何一部作品（无论是从前的，还是现在的），只有当其所写的那些内容，在今天的或以后的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它才能激起人们阅读的兴趣，或者首先去阅读的兴趣，从而呈现其一定的生命力量。任何一部作品，随着其所写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的逐渐消失，它的生命力量也会日渐减弱。希腊神话有生命力吧，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肯定其艺术魅力之永久性的同时，也讲过这样的话：随着神话中所写的自然力之实际上被征服，它的魅力就不会像从前那样似地强烈了。从一个方面说，《红楼梦》之所以至今还在激动着那么多的痴情男女，只是由于那种曾经压制过贾宝玉、

林黛玉渴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封建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也还残存着的缘故。我想，如果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彻底消灭了，宝黛的爱情悲剧，虽然仍能动人心弦，恐怕其动人的程度要比今天减弱一些吧。作品的生命力仍将保持着，但在强度上，不是就要差一些了吗？艺术魅力是什么？潜移默化、陶冶性情，是一种艺术魅力；我们以往的不少作品就由于缺乏这种素质而魅力不够，今天应该往这方面努力。然而，我又觉得，由于艺术地描写了当前人们所关切的社会人生的诸般问题，因而能在当前的读者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力量，鼓舞他们为改变现实生活而奋发前进，这不更是一种需要大力提倡的艺术魅力吗？

关于文艺作品的时代感、现实感和生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谈上面这些。下面，我还想简单地谈一谈与上述问题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

一个问题是，在具体创作过程中，怎样做，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既富有时代感、现实感，又能保持其较为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呢？我想，在现实生活面前，作家首先要有一种真诚的态度。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写自己所熟悉、所理解的生活，决不能天马行空，编造模；二是，要忠实于生活本身的真实，决不能掩饰歪曲，夸大其词；三是，要忠实于自己的心境，所爱所憎，所喜所忧，一如心曲，而决不能哗众取宠，或作违心之言。作家唯有具备

了这样的真诚态度，才能写出真实的作品；而唯有真实的作品，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艺术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有时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情景，及其生命力之由来，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的生命力，是一种效果，它根源于创作者对生活、对创作的真诚态度。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从开始创作的那一刻起，自己的创作态度是否老实真诚，自己的作品是否有助于当前的社会和人生，至于自己的作品能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倒不必耿耿于怀，一味地追求。——实在说来那也是很难预料的事。只要确实出之于自己真诚的情怀，对当前的社会和人生发挥了一定的助力作用，作品即使不能永远流传下去，在作者自己，亦可心安理得矣！如果只是一味地考虑着传世的问题，而丢掉了自己的诚心和诚意，致使作品在诞生的那一天都不能取信于读者、取信于社会，它以后的命运不是更可忧虑吗？老作家孙犁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认为：“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能否传世，现在姑且不说。如果我们能够，在70年代，把自己60年代写的东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几年，就把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文学和生活的路》）他把作家能否真诚地对

待生活、对待亲友乡里、对待祖国的河山，与作品之能否传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何等地透彻啊！你在中篇集《她和她的女友》的后记中说：“没有真情实感不动笔，这是我对文学创作的法律。”可见，你也把创作的真诚态度，看得何等地重要啊！我以为，你是深知文学创作的三味的。与此有关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的创作力的问题。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持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创作的征途上树立远大的目标，立志于写出传世的杰作，而不满足于一时的所得，这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但也应该看到，能够传之永久的作品，毕竟是少数。即使有较长生命力的作品，其中的大多数，也只能流传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然而，文学史的事实之一是：正是有了这样一类作品，才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少数生命力更加长久的杰作。如果不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五四”前后的文学界，曾经有过那么多控拆封建宗法制社会蹂躏妇女的小说，我想，恐怕也不会有鲁迅的《祝福》出现。《祝福》对其后出现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是一部奠基性的作品；但是，在它之前，那些在题材和立意上同它类似的小说，从《祝福》之得以出现这个角度上说，它们不也是一种奠基性的创作吗？传世杰作的出现，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现象，是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取决于众多主客观的条件，不是单凭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造就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